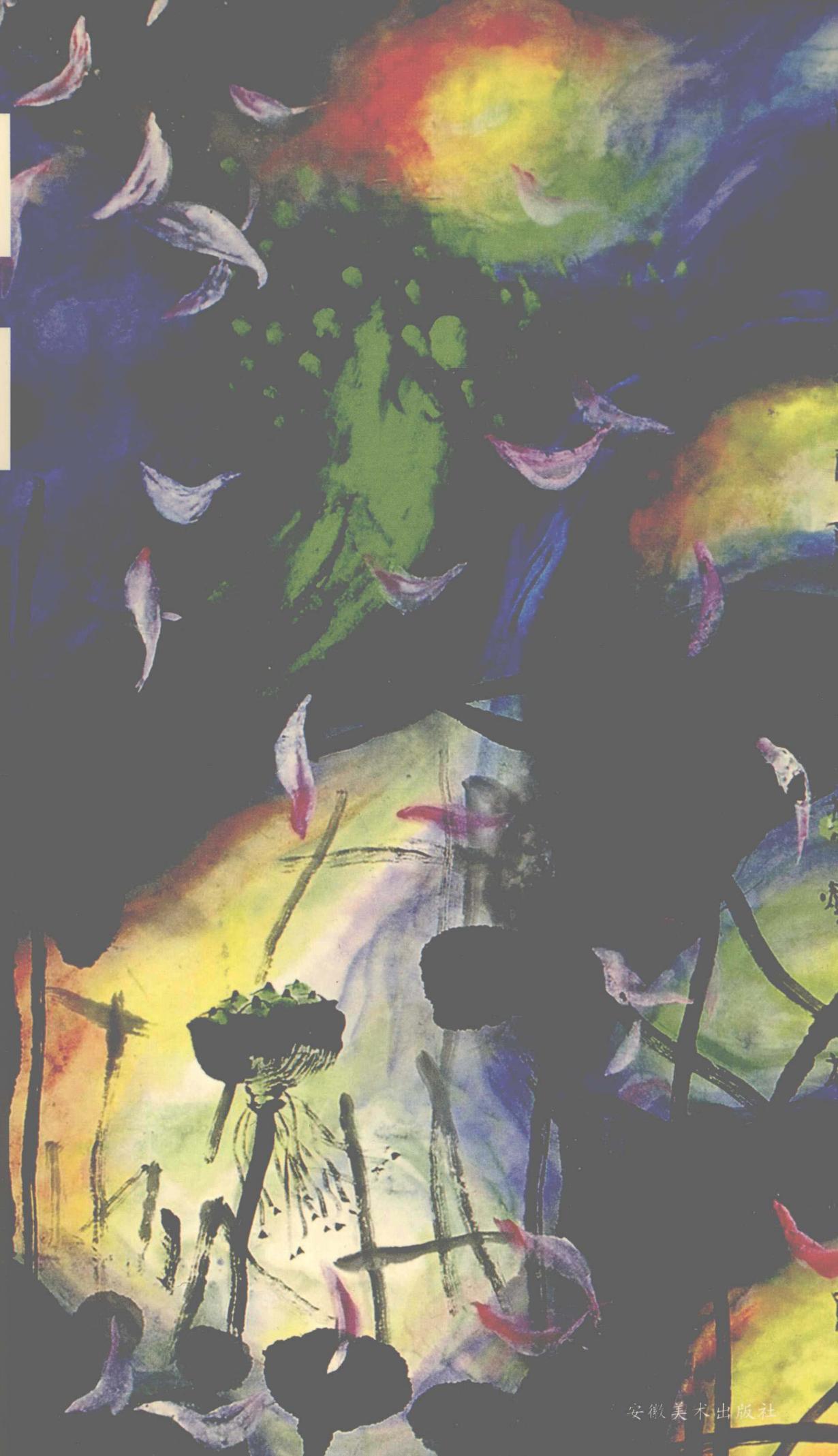


YISHU SHENGHUO CHUA

叶
栏

艺术 生活 创作





艺术
生活
创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生活创作 / 纪太年主编. - 合肥: 安徽美术

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398-1535-3

I . 艺... II . 纪... III . 艺术 - 创作方法

IV. J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289 号

艺术 生活 创作

纪太年 主编

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编: 230063)

<http://www.ahmsc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3.25

印数: 1-3000 册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8-1535-3 定价: 200.00 元 (全十册)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叶 烂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国画院花鸟画研究所副所长。作品《秋塘染霞图》入选全国第八届美展；《金色的池塘》入选全国第九届美展并获优秀奖；《荷塘月色》入选全国第十届美展；《初夏的荷塘》入选“中国第六届艺术节·中国画大展”；《金色的池塘》获由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1998年金彩奖·牡丹杯新人奖”铜奖；《春之夜》获“中国首届写意画展”大奖；《月色荷塘》入选“中国百家金陵画展”。出版有《叶烂画集》《当代名家技法图例经典·叶烂重彩花鸟画》《荷塘烂漫·叶烂荷花系列》，《国画家》《艺术界》《现代书画家报》《美术界》《中国书道》《当代书画家报》《现代书画家报》等美术刊物均有专题介绍。《初夏的荷塘》《金色的池塘》入选《中国现代花鸟画全集》。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作专题采访。作品曾展览于南京、北京、台湾、香港等地区和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并被海内外多家美术馆、博物馆及收藏家收藏。

在中国画坛上，宋、元花鸟画所放射出的光芒穿过时空的隧道，至今仍普照于画人心中，成为他们绘画的心路历程中无法释怀的一个结，它为我们带来一个难以超越的参照的同时，也刺伤着穷其一生精力紧追其后的民们的心。而许多年之后，吴昌硕、齐白石们的出现更是为这一绘画门类的痴迷者制造起了一道屏障。于是，许许多的花鸟画家在此之下或因领悟不够、或因勤奋不足、或因学养缺失等而纷纷落马。当然，也有“胆大妄为、叛道离经”者，因了骨子中的那份天性、本真、才情而拼杀出一条路来的。江苏省国画院花鸟画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画家叶烂当属其中之一。

我总是倾慕于自古便多有文人雅士聚居的秦淮河畔，他们和与这相配的人文景观互滋互养、相生相息。即便在当代，那六朝古都所弥漫出的气息，在于是这片土壤中曾有傅抱石、陈大羽等大家行世，如今又有活跃于当代画坛的

赵绪成、朱道平等画界高手的出现，也便不足为奇。而近几年叶烂花鸟作品的出现亦引起了画里画外人们的关注，于是人们惊奇于花鸟画原来还可以这样画！叶烂的作品在花鸟传统笔墨的“型”“势”的表现上进行了酣畅而彻底的颠覆，作品中所蕴藏的野逸而不粗蛮、朴拙而不俗劣、温润淳和而不鸡零狗碎的品貌，让我等接触过他作品的人大呼过瘾。

笔者是从1999年第九届全国美展上开始注意叶烂的，当时他那幅名为《金色的池塘》的作品，在众多的参展作品中悦目而赏心、独特却不唐突，其画面以大写意的笔触、在暖色调中映现出一种盛夏荷塘的朦胧美，

饱浸激情 率性而生

◎ 冰 岩



万荷塘主人



在大师作品前留影



残荷伴我度春秋

具和浸透其中的浪漫主义精神气韵获得了“优秀奖”。

南京这座六朝古都，尽管曾经的繁华与闲逸已被现代社会的劳碌与粉饰蚕食得不伦不类，但我还是惊诧于这座曾经文人雅士、名媛女尤盛行的地方，其内在的底气所带给今人的影响，我不知道生活在当代的艺术家叶烂先生是以怎样的心态和方式来承接、把握和感知身边这一切的。人们在享受高科技所带来的方便的同时而对古人（逸致）闲情的渴望似乎略显矫情了些，尤其表现在作为艺术范畴内的绘画上。叶烂的作品中不存在这些问题（说“问题”似乎笔者也有些矫情），他的作品以印象之笔写心象之思，营构现代、墨彩相融，浅显中富含清新典雅之境，用色别开生面；没有传统花鸟画中诸多“拿腔拿调”的积气，更无某些当代花鸟画家笔下造作与俗媚。他将别人在花鸟画中

不敢（或不能）用的现代媒材揣摩得通透而精道，并将“水”之万变运用到

了最佳，调动身心于笔端，随性而写，真正做到了画从心生、酣畅淋漓，而在与古人的承接上，他则把多用于山水画中的“造境”更为自由和大胆地表现在花鸟画创作中。由此我们方看到他笔下一幅幅全新的、妙趣横生的作品，通过各种学术展示及广大传媒的推介，走得离我们越来越近。所以叶烂的作品是真正的现代的中国花鸟画。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还是一位在媒材的运用上开一代花鸟画风者，因为其作品中将广告色（现代媒材）与水、墨（传统媒材）相结合并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者实为前无古人，试想从古到今有谁用“广告蓝”来表现荷塘？叶烂不但用了而且还用得天经地义、恰到好处！记得曾有一位同为书画家的好友在看了叶烂作画的过程后，也曾尝试用该方法作画，结果却终

因不得要领及难度过大而放弃，过后该友人叹曰：冰冻三尺确非一日之寒啊！用著名画家、江苏省美协副主席朱道平先生在1993年给叶烂画集所写的序言中的评介是：“画风新奇而独特，用笔生动而洒脱……他用一种流畅清雅的水墨线条，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机和颇见现代意趣的意象天地。”

其实叶烂的成功也如他的前辈们一样经历过岁月与风霜的历炼。他1955年生于江苏灌云乡下，父亲是当地颇有名的一位兽医，常奔走于城里乡间，为他的家人带来虽不算富裕却也快乐平安的生活，他的母亲则和众多乡下善良勤劳的母亲一样，用她淳朴的言行成为叶烂幼小心灵中第一位做人的导师。童年的叶烂在大自然的滋养中悄悄种下了理想之花，那最初懵懂之间在墙壁上、沙土间、河滩边所勾画出的牛马、鱼虾，则成了他儿

时最为得意的作品；尤其家乡那片辽阔的荷塘，更是成为他创作生命中梦绕魂牵的天堂。1980年之前叶烂基本上是以自学的方式走入画坛的，其中甘苦是旁人难以体会。1980年叶烂拜在金陵花鸟画名家陈大羽先生的门下，成为陈先生画风精髓的继承和发扬者；1985年，他进入南京艺术学院接受绘画系统的训练并补上了其在理论方面的缺失，由此为其从陈先生画风中走出自家样式打下了基础。近些年，叶烂先生创作颇丰，可谓硕果累累。1995年《秋塘染霞图》入选全国第八届美展，1997年《晚香图》获“首届墨海精英国际书画大展”银奖，《金色的池塘》获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联合主办的“1998年金彩奖牡丹杯新人奖”铜奖（此奖在当届奖次中只有两名），1999年《金色的池塘》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中获“优秀奖”。2000年《初夏的荷塘》入选“中国第六届艺术节·中国画大展”。2001年《映日荷花》在“七彩世纪中国画大展”中获银奖。2003年《荷塘月色》在“中日邦交三十周年书画大展”中再获铜奖，其作品《金色的池塘》、《初夏的荷塘》入编《中国现代花鸟画全集》，《金色的池塘》《雪夜》入编《中国当代艺术》丛书。《艺术界》《美术界》《现代书画家报》《国画家》等美术专业刊物及中央电视台均有专题介绍，《映日荷花》《荷塘雨后》分别被中南海、中国驻美国洛杉矶大使馆收藏，出版《叶烂画集》多种。曾于北京、南京、

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个展。

现如今的叶烂先生已近天命之年，似乎已能做到荣辱不惊了。在有些画人正为如何早日“扬名立腕”而忙得找不着北的时候，他却依旧玩心不改，如他笔下憨态可掬、拙趣横生的小鸟，躲在大自然生机勃勃的翅膀下“独来独往”、散淡而又率性地



痴情不改



侃侃而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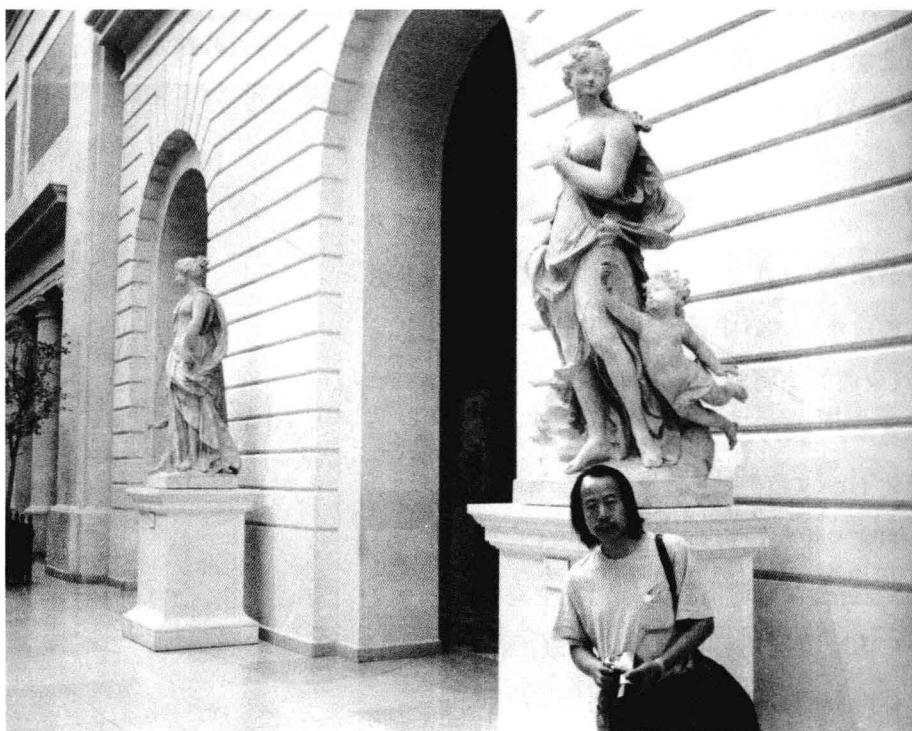
“没事儿偷着乐”呢！

甘苦交织的灿烂 ——叶烂：好一朵 “领异标新二月花”

◎ 丁 涛

画家之苦恼在于，出道未名阶段，每有作品问世，受到的责难往往是没有个人面貌，到处模仿；而一旦著名起来，算是有了个人特色，想来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不然！如反复出现不变的“个人面貌”，微词就会随之而来：程式化、公式化，画作没有新意！看来，画家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矣！”既而一想，又并不尽然。寓身江苏省国画院的画家叶烂，即是顶难而上、上而见效的典型一例。在艺术创作上，他决然揖别了艺术中不少陈陈相因、中规中矩的陈词滥调，揖别了那些不绝于眼的传统翻版，而执意在笔墨丹青中不效仿他人、不复制自己，求新、求力、求韵、求美，成为在写意花鸟画领域疗治“审美疲劳症”的高手之一。

刚届“天命”之年的叶烂，在朴实的外表下有一双显露睿智、富于穿透力的眼睛。虽不善言辞，出语却言简意赅。他和我谈起艺事历程，兴奋中感慨系之。他说，他的创作往往在痛苦和欢乐中进行。痛苦在摆脱程式束缚、传统枷锁而博取笔墨新意的艰困，欢乐在不断尝到“废画三千”以后收获的甘果。如果说，灿烂的朝霞是大地冲破夜幕后昂首露出的笑靥，那么，叶烂尺幅上绚丽的花鸟，则是致力突破、蝉蜕龙变、洋溢着喜悦的形象集锦。他没有忘记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南艺读书时，江小等老师在素描课上的教导，“作画犹如打仗，要有拼搏精神，拼个你死我活”。“拼搏”二字铸入了叶烂的骨髓，延伸至今，毫不懈怠。这位质朴而悟性过人的农家子弟，这位在解放军营帐里冶炼过的绘画里手，从业余的画画涂涂，到 1980 年受业于著名写意花鸟画大家陈大羽教



与西方艺术进行心灵对话

授，在广收博采、吸纳各家之长的同时，“变”的期待就开始扎根心灵。他设计着前程，在艺术征途上要努力摈弃模仿，张扬个性。尽管之初临习陈老的画作，例如挥写大公鸡，他也能步趋得七不离八得其仿佛，然而总不能从一而终淹没了自己，务必要另辟蹊径、开拓自己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艺术语言不能寄人篱下一定要“强变”。这里的“强变”显然源于他的“雄心壮志”，源于他铭刻于肺腑的一句格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变”从发现开始。毕加索说：“在绘画中，寻找是无聊的，发现才是根本”。他需要去发现自己的潜能，他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他越来越认识到，艺术创作所指向的创造，并不是一种搜奇索怪的比赛，而是一种发现的较量。尽管叶烂在早期初涉美术创作时，有过《小鸭倌》《咱送妈妈上大学》《夜诊》等人物画作品问世，那些染上时代政治色彩创意为任务所役的创作，当时也许曾使他激动过，而今天看来已无多大价值了。随着精神气候的嬗变和创作理念的转换，在此后的艺术探索中，他发现并挖掘了自己的乡情，以及乡情中的荷塘之情，以及与荷塘结缘的水鸟、蜻蜓、鱼虾等小小的生命之情，这些村景乡色是那么令他醉心和痴迷。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团熊熊的艺术烈火在叶烂的胸中燃烧，喷薄而出化为灿烂的画图。矢志“强变”，矢志



和刘大为先生亲切交谈



像理论家王仲一样正襟危坐



郭怡霖衬衫像文人画，叶烂衬衫像重彩画



画家与作家都是艺术家



扮一回蒙古族人

“画不惊人誓不休”，使叶烂跃而成为大写意花鸟天地中的一颗艺术新星。省去一些笔墨，不必将叶烂发表、展出、获奖的许多作品一一列表陈述，仅就五年一届堪称隆重的全国美术大展看，叶烂的作品从1994年起，连续三届入选，分别以《秋塘染霞》《金色的池塘》《荷塘月色》跻身规格最高的艺术殿堂，这一业绩就足以表明，叶烂笔耕墨耘的收获和不一般的价值。

传统写意花鸟画的演变，从青藤、白阳到八大、“扬州八怪”，到任伯年、虚谷、吴昌硕，到齐白石、刘海粟、潘天寿、陈大羽等等，在承传发展中，都曾一一光耀画坛。然而，后继者却少有显著的拓进。齐白石的“衰年变法”，刘海粟的“今天较量昨天”等等不断求变的实践，激励着叶烂挺进“强变”，从审题、立意、施艺、赋彩、运墨、用水、构境、抒情等等，几乎是全方位地期望实现革故鼎新。真是天道酬勤，他

用富于激情的画笔，富有创造性地演绎了白石老人“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高论，他以水色墨晕，造就了与青藤《杂画图》可称异曲同工的“笔墨淋漓障犹湿”的新境。

浏览叶烂的花鸟画，新意迭出，美不胜收。作者的艺术视感独特，艺术情缘至深。不少画作都具有相当的魅力和感染力，反拨过去，作者创作中那种欲罢不能的冲动感显而易见。他用笔墨奏响了一支支生命的颂歌，如诗、如词、如戏、如舞，有情、有韵、有律、有趣。他善于从水墨画、油画、水粉画、民间画、版画等多种品类中提炼服务于自己创作的元素，或墨、或彩、或墨彩交融，或浓、或淡、或浓淡并举，归于自然而情趣十足。画面构架的多样性则在于，有的结线成体，有的连面为象，有的组点为鸟，不拘一格而发人想像。如作

具体的条分缕析，叶烂画作的特色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立意的独特性和人文性。

尽管叶烂早由农村进入城市，由基层进入上层建筑，置身喧闹的市井，以立案作画为日课，然而少年时代的乡土生活、童年的金色美梦却使他难以忘怀。作者笔下的花草虫鱼、荷塘水鸟，不正是圆梦的乐章和见证么！作为倾情拥抱荷花、对菡萏情有独钟的画家，作为向全国美展推出荷花连中“三标”的叶烂，很具有重新把握荷花精神的艺术胆识。与传统文人画“出污泥而不染”的内涵相错位，他不想让荷花离群索居孤芳自赏，而以平民化的目光、乡亲们的嗜好，对塘中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荷花赋予关爱和礼赞。将晨雾夜露、寒来暑往、日月交替、时令运变中的花态叶貌几无遗漏地尽收尺幅。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作者感应着“日”“月”对于荷花的恩泽，附丽着“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的意蕴，将荷花的

勃勃生姿、诗情画意，统摄于宇宙之道的陈述中。请看，《映日花更艳》《映日荷花》《有天皆丽日》《荷塘月色》《荷塘月色图》《醉月图》等，这些脉动连接着日、月而又样态各异的荷塘、荷花、荷叶、水草、水鸟、慈姑、花蕾，正是作者立意独特的明证。

立意的独特性还在于浓郁的人文色彩。“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无论是大量状写金秋的荷花、荷叶、莲蓬、莲鞭，抑或是涉笔成趣的蜻蜓、水鸟、沙鸥、游鸭、秋菊、红桔，已远非动植物学上的标本制作，亦非花鸟解释、说明的图谱，与标本、图谱截然不同的是，叶烂笔下以乡土为范的花草虫鸟，渗透着一种坚韧的生命意识，表现出一种自由自在、怡然乐观的人文情怀。对照元明杂剧中写到的“玉露冷，蛩吟砌……伤心故园”的悲秋情境，全然大相庭庭。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荷花”的诞辰，而叶烂也正好与之同月同日来到这个世界。真是天机妙合！情缘如此，使我们对叶烂将荷花视为生命般的表现多了一层理解。当然，不妨生发开去，除荷花系列外，叶烂摄像的镜头还涉猎到那些并不显耀却充满着生机的花虫禽鸟，因为他们是乡俗生活的重要“菜单”，情之所系，毕生在胸。叶烂用丹青表达的关爱和礼赞，也可以算作是对养育他的父老乡亲们的一种价值的回报吧！

其二是境象的时代性和开拓性。

为了探索新的大写意花鸟画艺术语境，叶烂力求渲染、铺展自己有独特体验并为之动情的意象和境界。蒸

腾、绚烂的时代风采，五光十色的艺术样态，浸润和默化着他，其作品中的意像境界，笔墨造就的绮丽而清新、纤浓而疏散，正是时代铿锵步伐声的共鸣与和弦。2003年创作的《晨雾》，花瓣情态绰约，水鸟相向共品清香：粉蓝、粉绿、粉黄、朱红、玫瑰、奶白，透着斑驳墨色，各事其主、交相辉映，典雅而豪纵，真果是活泼泼朝气弥漫。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并获优秀奖的《金色的池塘》，以赭黄色渗布

全局，在水色淋漓中彰显着节律分明的慈姑、莲蓬、荷叶、枝梗和似在族居吟唱的水鸟群，富有迷人的情趣。体现了“墨之溅笔也以灵，笔之运墨也以神”，使画幅生面别开。另一幅入选十届全国美展的《荷塘月色》，则又风韵迥异。画作似抒情诗篇，亦似缓缓沁人心腑的江南丝竹。荷们、鸟们身披若水银般的明月光泽，恬然、幽然、清然，宛然另一种“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佳构。叶烂不守恒蹊的种种立



和国画院同仁留影于美国白宫前



小桥流水画家



画风不同，情谊却是相同的



走进异国他乡感慨颇多



三口之家其乐融融

象构境，也正是作者创作中开拓精神的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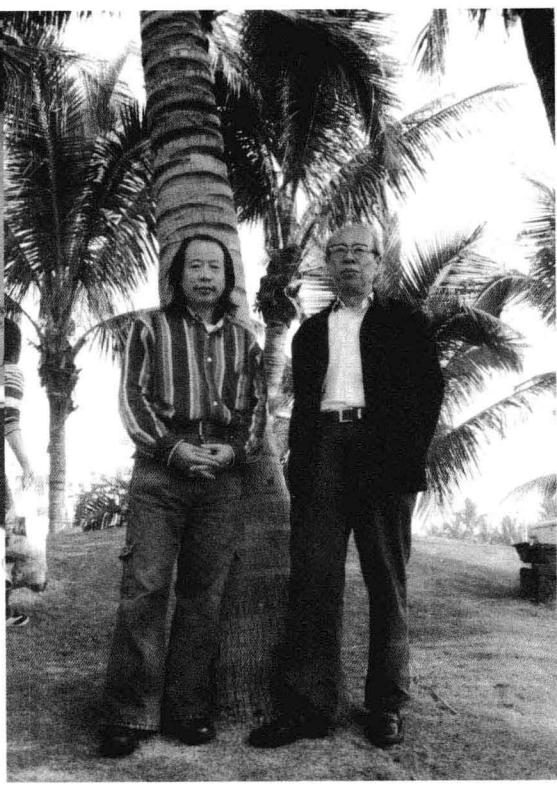
其三是审美的多样性和抒情性。

叶烂的作品大抵如“色香味”常变常新的精神佳肴。在视觉的向度上，其逡巡的眼光，克服单一地滞落在优美、华美、壮美、秀美、谐美、凝重的美、清越的美等等不同的审美层面上，而使受众得到多样化的审美享受，避免了精神上的营养不良。《故乡的荷塘》色厚墨重为华美所染，《清清世界》以蓝色的点线及少许浅红织成塘域，尽显清越之美；《秋塘拾趣》则是谐美的呈示；《万绿丛中》(荷花一点红)则以优美、绮丽见长，恰如谱写了一段清除污染、还我清纯的旋律。

叶烂的画笔抒情色彩浓郁，前面多所述及。古往今来缘荷抒情者多多，不仅见于画作，且多存于诗词。如《汉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语出如流莺求友，纤绵天真；又如宋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诗境平中见奇，流光溢彩。笔者借此想指出的是，上述及其他意趣盎然、情韵独具的吟荷诗篇，在叶烂的诸多画作中，几乎都能找到与之匹配的图像、景观。反复把玩，又可分明感到画面中的诗情更有一种抒写胸臆的直观感，令人品味和想像。



挥毫



与薛永年老师留影于棕榈树下



和外国友人在一起

综观叶烂的艺术，笔者以为，就写意花鸟而论，用郑板桥说的两句话——“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来给予鉴定，不是十分相宜么！

而后经过八大、“八怪”、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陈大羽等人的传承与发扬，艺术积淀愈加丰富厚实。但随之也出现了后继者陈陈相因，索然无味的状况。叶烂

在“大写意”精神涵量缺失，形式语言贫乏的当代画坛，看到叶烂具有突破性的大写意花鸟画，委实感到欣喜乃至兴奋。

却奇异独出，其秉性执著，天资颖悟，早年受业于陈大羽，得其精义，此后则力追前贤，感悟时代脉搏，长期沉潜于“默耘斋”中，苦苦探求。

无需一一罗列叶烂的成果，只要指出，在五年一届的全国美术大展中，不论大写意作品多么罕见，叶烂却自1994年起连续三届入选，分别以《秋塘染霞》《金色池塘》《荷塘月色》登堂入室，这足以表明他的画不同凡响。

他曾说：“在绘画艺术领域里探索，就如同在茫茫雪原里行走，合着别人的脚印走固然省力，可留下的只能是别人的印迹。”正是由于他的不懈耕耘，广收博取，终于自出机杼，形成了个性化的大写意花鸟画的现代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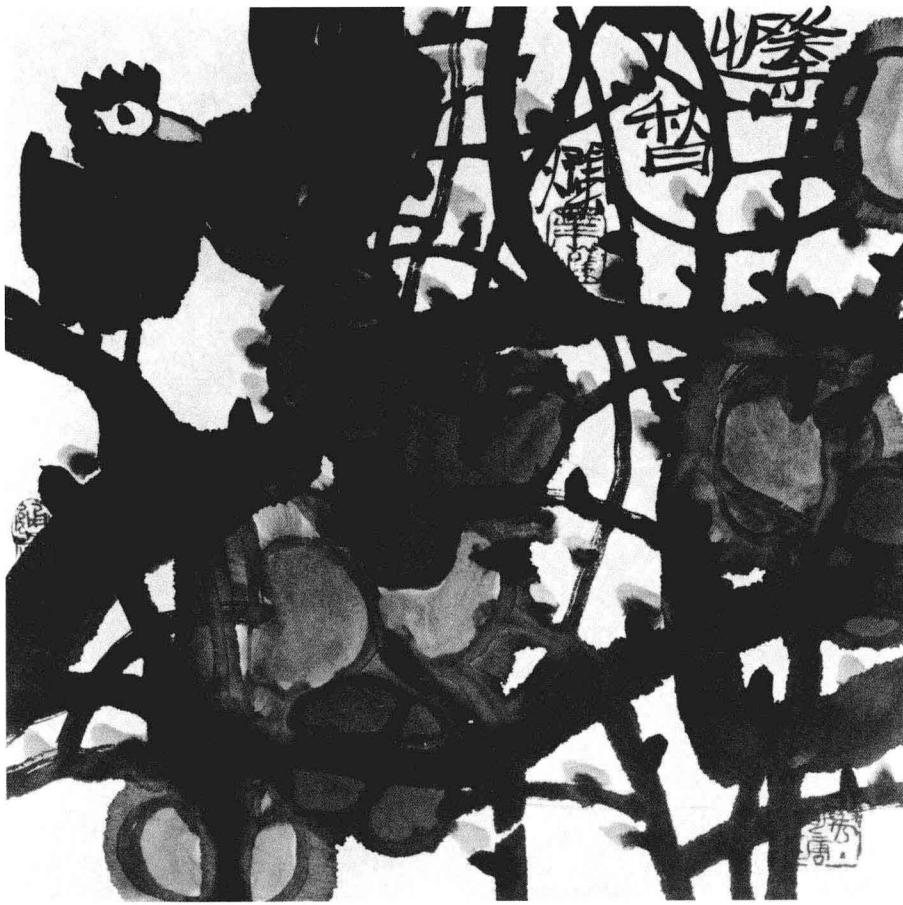
大写意花鸟作为中国画传统中的一种独特形态，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难度的艺术形式要求。这一形态直到明代后期花鸟画大师徐渭笔下才见成熟，

叶烂大写意花鸟画的精神支柱，是对自然野逸之美近于狂热的激情。大自然中的花鸟生态，有着多种

叶烂：“大写意”

花鸟的突破

◎ 马鸿增



多样的生命情态，而叶烂对于“野逸”情有独钟。这可能根源于童年乡村生活情绪，又拓展了成年后的大自然情结；也许，天性中的豪放洒脱和淡泊名利，才是内在动因。他的大写意花鸟既继承了传统中“天人合一”的理念，但又突破了传统中近于程式化的一套象征寓意规范，而更多地倾注了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追求。在他反反复复地纵横挥写的荷塘景境中，“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寓意已不占主位，他更关注的是对种种荷塘野趣的追忆、感动和痴迷，以及由此而激发出的强烈的艺术创造欲望。这才有了笔下金秋、初夏、月色、映日、遇雨等等千变万化的荷之美境，乃至令他有资格自诩为“万荷塘主”，当然，他笔下那些知名的野花野鸟，同样也不再是某种客体形神的再现，而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我敢推断，对艺术本体语言多样化的不断创造所获得的快感，恐怕也是他创作的推动力。

叶烂的大写意，已演化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性化和个性化。他不追求一枝一叶的意味和一点一滴的得失，也不迷恋那种赏心悦目式的“小美”，而醉心于创造一种似真似幻的、讲究整体气势和整体精神的“大美”。作品中意象的造型与心象的内涵相契合，灵性的神态与随机的生发相辉映。或许可以说，这样的大写意，既“大写”出了花鸟世界的生命，更“大写”出了画家自我的生命。

叶烂大写意形式语言方面的个性化特色，突出有三点——水韵意味、色



家乡的玉米地



哈尔滨的来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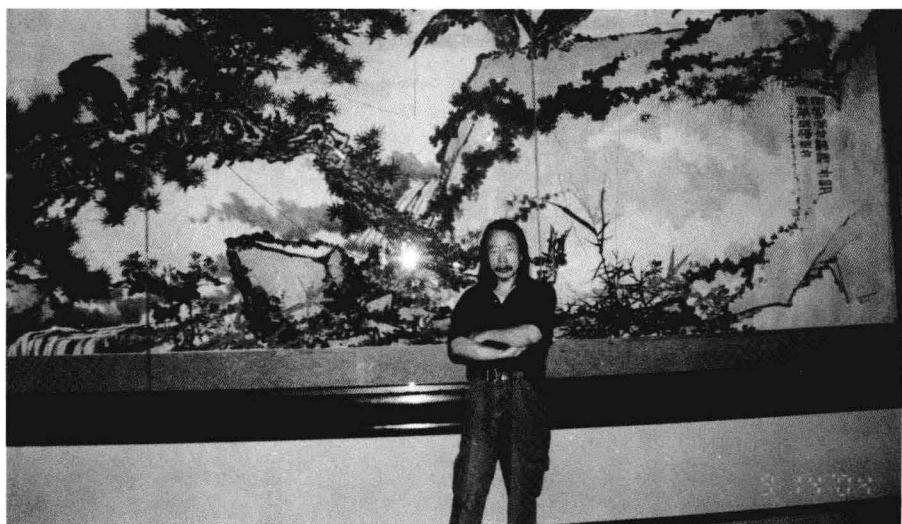
彩强度、结构张力。

叶烂用水，堪称一绝。前人说“笔墨关纽在于水”，水在大写意画中自是尤为重要，何况画水气氤氲的荷塘？他往往以饱含水分之笔，和色落纸，淋漓酣畅，一气呵成。尽管控制水之渗透走向颇有难度，但因“胸有成荷”，故而能依据不同画面效果的要求，运笔或行或止，或疾或缓，或恰好“结边”，或色粒沉淀，诸种效果随机而现。正是笔随心运，水到图成，取向不惑，韵味浓醇。那种“水晕色彰”的感觉，恰到好处地营造出湿润、朦胧、飘忽的氛围，越发增加了荷境之美的魅力。

色彩在叶烂作品中具有特殊的表现力，而且敢于用非国画颜色作画，这对传统“水墨为上”是一个突破。其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艺术手段，更在于有益于充分表达一定的心态、情绪和意境。具体说来，其作品色彩处理



观看儿子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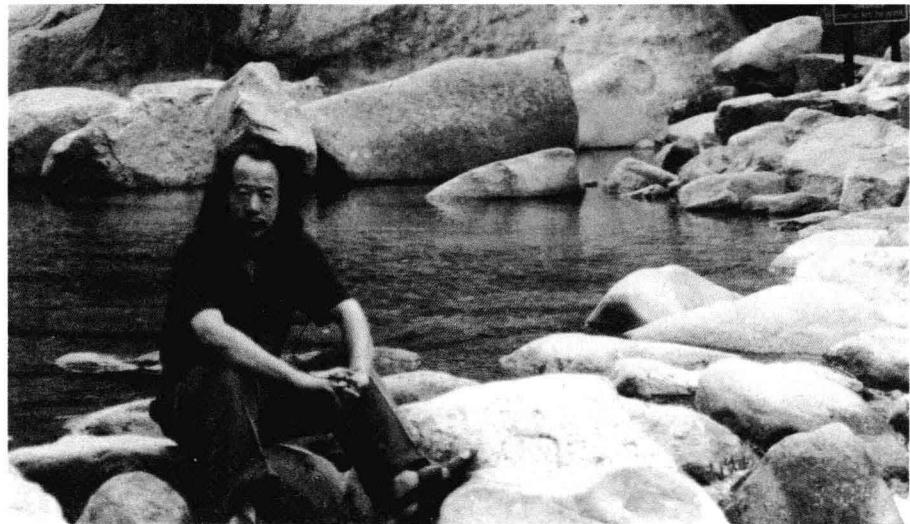
访问潘天寿艺术馆



与卢禹舜先生小酌



我的思绪跑在大海前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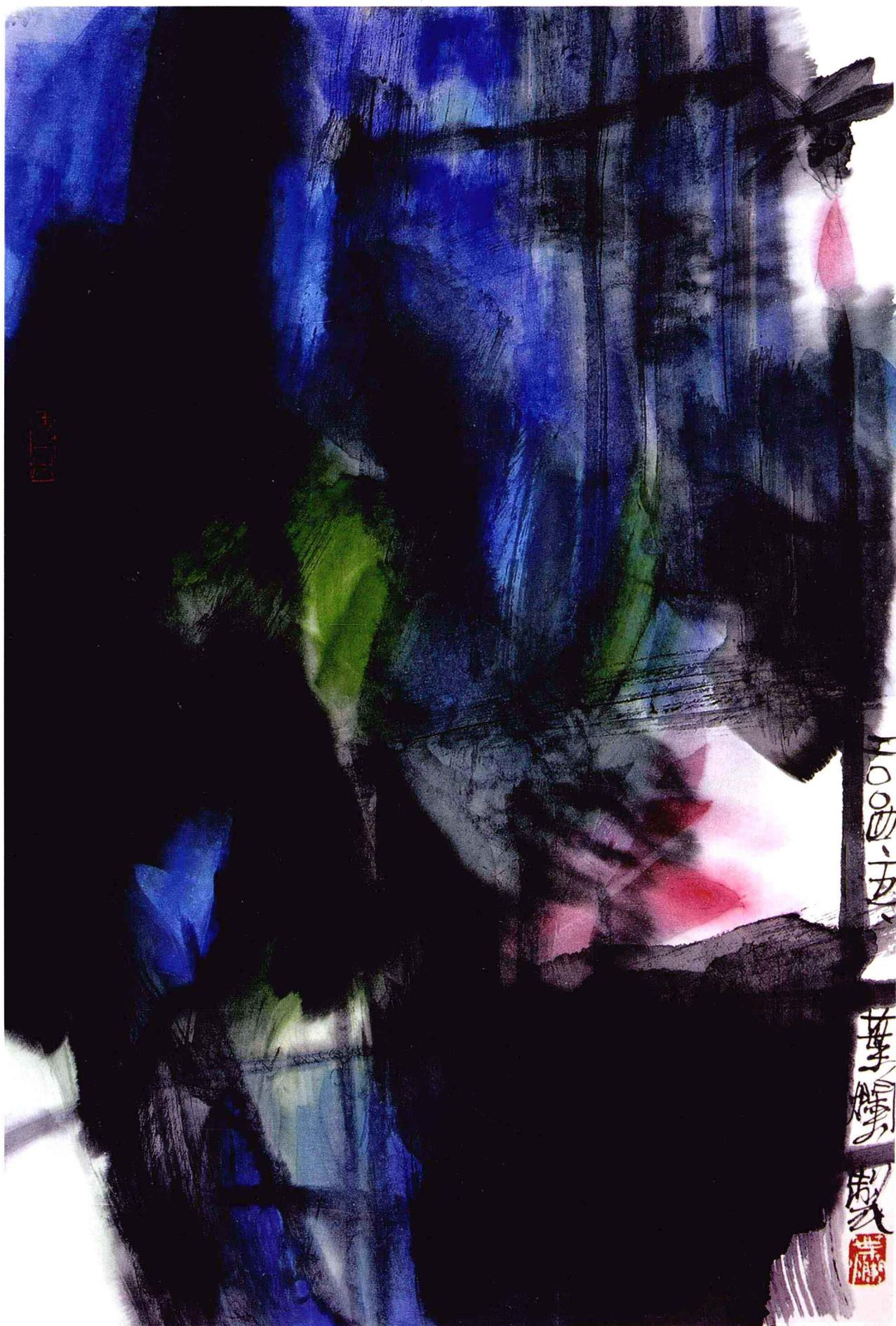


小憩片刻

方式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基本按传统方式，在墨色变化中求气韵生动。第二种是不用墨色而纯用某一彩色，于同一色调中见丰富变化，如以金黄画夏日之荷，以湛蓝画月下之荷，以嫣红画秋日之荷。这些画面虽毫无墨痕，却由于色调和谐统一，同样富于清纯雅致之美，效果丝毫不逊于水墨画。第三种是重彩浓墨，交响互动，无论姹紫嫣红，艳黄翠绿，由于与沉着的墨色相辉映，在对比强烈中复归于协调，这是近年来探索的新成果。

强化结构张力是叶烂又一特色。突破传统中常见的以虚为主、以空灵为主的格局。其构图多饱满充实，开朗舒展；笔势多粗壮有力，气势奔放；物象多简化纯化，夸张变形，甚或近乎半抽象。看得出他吸收了西方现代构成的某些因素，但本质上仍是民族传统二维平面章法原理的延伸。他的张力结构并非一味张扬恣肆，而是放收结合，开合有度，张力与引力并存，所以依然具有耐读的品位。

20年前，30岁的叶烂曾写道：“如痴邀艺海，似狂追爱途。愿肖天涯青青草，何需世人顾？”而今，叶烂已成为知名画家，但他仍然以“草民”自命，在“默耘斋”中做他的“万荷塘主”。有诗为证：“唯凭三尺画，展我一世雄。”



荷塘映象